



麦芽糖

maiya tang

兰思思 著

吃腻了芝士蛋糕和提拉米苏，你发现深爱的还是记忆里的麦芽糖
看淡了被名利包装的各色情感，你希望拥有的还是简单暖心的爱情

这个女孩
在他荒芜的世界旋转而过
步履轻盈

而他再难忘却
她脸上
那糖果般甜蜜的笑容

跟随兰思思去感受一段发生在繁华都市的纯美爱恋

麦芽糖

maiya tang

兰思思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麦芽糖 / 兰思思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229-10329-3

I. ①麦… II. ①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6811号

麦芽糖

MAIYATANG

兰思思 著

责任编辑: 陶志宏 汪晨霜

责任校对: 刘小燕

封面设计: 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48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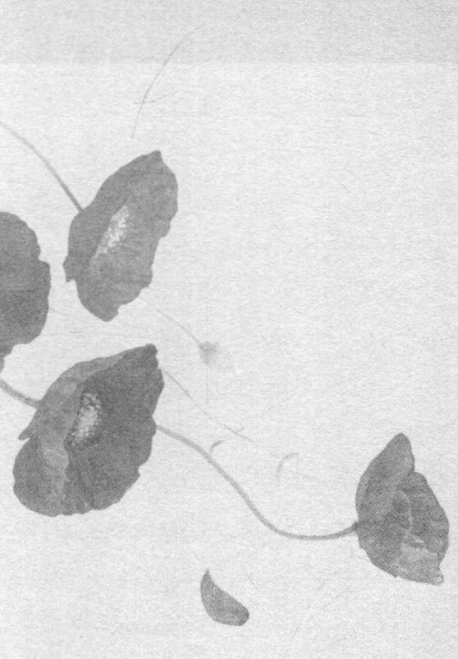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329-3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hapter1	意想不到的开始 / 001
Chapter2	花样美男是冤家 / 018
Chapter3	妈妈放手了 / 037
Chapter4	哥哥的个人问题 / 056
Chapter5	男人间的较量 / 072
Chapter6	平安夜之吻 / 089
Chapter7	若即若离 / 107
Chapter8	花开的声音 / 122
Chapter9	丁丁妈妈 / 139
Chapter10	想说在一起不容易 / 153
Chapter11	各自生活 / 163
Chapter12	暗流涌动 / 177
Chapter13	愤怒的醒悟 / 193
Chapter14	寻求出路 / 211
Chapter15	柳暗花明 / 227
Chapter16	卑微而惨烈的爱 / 243
Chapter17	每个人都孤单 / 260
Chapter18	唯有失去才懂得珍惜 / 273
终章	幸福的味道 / 285
番外	家长会以后 / 300

Chapter 1 意想不到的开始

江小桥三岁那年，父母的婚姻由于她爸出轨而告破，心高气傲的母亲完全不顾父亲声泪俱下的忏悔与哀求，决然离了婚并斩断和过去的所有联系，带着女儿回到家乡——一座与时代脚步略有偏离的江南小镇。

因此，小桥的童年记忆里没有摩天大楼，没有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取而代之的是田园果林、古桥流水、低矮的房屋以及大段大段浓稠慵懒的时光。

单亲家庭的生活并未给小桥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反正打她有记忆开始情况就是这样了。

偶尔有人提及她父亲，她只是茫然地摇头——父母离婚后她就没再见过他，“父亲”在她心中仅仅作为一个抽象名词存在。

她倒也不羡慕别的同学双亲健全，因为见过太多打骂孩子的父亲，有时她反而有点庆幸，至少家里除她以外的另外两个人（妈妈和外婆）永远只会唠叨，从不对她拳脚相加。

在妈妈眼里，小桥是个乖巧好带的孩子，缺点不是没有（时不时犯点小迷糊，偶尔说话有点不着边际），但总体还算踏实本分，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吵着要这要那的。她喜欢看书，给她一摞书，她能安静地独自待上一整天。但学习成绩并不出类拔萃，妈妈对此也不强求，她自己曾经在千军万马中奋斗过并取得过所谓的成功，然而最终却带着一身伤回家，从此心灰意冷。

妈妈认为，女孩子嘛，只要性格随和平顺，将来再能找到个诚实可靠的丈夫，平淡幸福地过日子就行了，至于能不能有出息并不重要。

小桥在妈妈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完全缺乏学习动力，浑浑噩噩念到高中，又考了所就近的大专院校，读了个为期两年的挺莫名的管理专业。还没毕业呢，

妈妈已经在为她将来的工作铺路了。

妈妈盘算着，等小桥工作稳定后，她再通过人脉搜罗到一个满意的女婿，她这当妈的就算功德圆满了。

但越是简单的理想，往往越难以实现。

行将毕业之际，小桥接到初中同学阿玲的来信。

阿玲比小桥大一岁，初中毕业后上了两年职校，紧接着就跟几个同学一起南下打工了。

她在信中以夸张的语气描绘在大城市里的所见所闻，那些对小桥来说倒没什么，她毕竟不是物质女，但在信尾，阿玲那一句气贯长虹的反问句却给了小桥一记当头棒喝。

“江小桥，你真的决定要在那个破落镇上耗完你的青春？”

小桥回眸看看自己走过的二十年路程，只觉轻飘得没有一丝质感。她真的还要继续这样浮游下去吗？

犹如一只净白的瓷碗上忽然出现一道裂缝，喀啦啦一路裂下去直到碗碎成两半，无法逆转。

意识一旦苏醒，平淡就再难忍受，甚至有恐怖的气息从心底升起——人往往容易矫枉过正。自从读了阿玲的信，小桥觉得自己在小镇上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妈妈的灾难时光由此到来。

在经历了协商——不许，坚持——不许，抗争——不许后，小桥破天荒来了次离家出走，把十六七岁时的手段挪到二十岁来用效果依然不错，妈妈到底是有见识的人，知道靠强权不能永久地把小牛圈在围栏里，但要她把女儿就这么没遮没拦放出去又实在不放心，于是，妈妈江秋梓翻开了尘封多年的同学通讯录，逐一筛查可以托付闺女的人选。

综合评估下来，三江市的一位赵姓男同学得分最高，理由有三：

其一，三江是离小镇最近的大城市，坐火车过去也就一个半小时车程，交通方便；

其二，三江的治安情况在全国排名靠前；

第三，这位赵姓同学当年在大学里热烈追求过江秋梓，其体贴细心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为人心胸宽广——恋人结婚时他不仅去喝了喜酒，还大方地祝福了新婚夫妇。

“以后有事去三江，尽管找我！”他当时拍着胸脯向江秋梓保证，如今想来，冥冥中简直一切早已注定。

等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完，小桥也毕业了，妈妈为她收拾好行囊，又将一张

写有赵同学联络方式的纸条塞到小桥手里，跟医生给病人开药方似的，千叮万嘱之后，心情复杂地把女儿送上了火车。

此时，小桥站在妈妈同学所在公司的某个小会议室里，两箱行李紧靠在脚边，她心情忐忑，等待着传说中的赵叔叔与自己见面。

按妈妈的说法，赵叔叔会到火车站接她，并给她安排工作和住宿。但实际情况却是，她在火车站转了好几个圈都没看见任何接自己的人的身影，无奈之下，只好打车前往纸条上抄录的公司地址。

也许赵叔叔工作太忙忘记了，小桥安慰自己。

到了公司，讲明来意，前台帮她联络到赵叔叔，小桥眼见那女孩在电话里哼哈了一通后就把自己带到了这个会议室里。

“你先在这坐坐，一会儿会有人过来的。”

小桥点头道谢，放下心来，看来确有其事。

这家公司很大，刚才一路走进来，穿过绿色的大草坪，震耳欲聋的厂区和一条长长的过道，足足走了五六分钟才到这片办公区域。

以后自己就要在这里上班了。小桥望着窗外的人工绿化景观，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某种神圣感。

耳边传来门被推开的声音，小桥转过头来，正要张嘴叫“叔叔”，发现进来的是位女士，穿玫瑰色职业套裙，大波浪卷发垂肩，五官勾勒得极为精致，脸上带着矜持专业的微笑，眼里似乎闪过一抹讶异，但很快就消失了。

小桥想改叫“阿姨”，看看对方年纪也不大，而且，她来的路上不断提醒自己千万别跟个没断奶的娃娃似的出洋相，于是也挤出和对方差不多量的笑容来：“您好！”

“你好！你是江小桥吧？我是Linda Xu，请坐。”

“嗯，是，我是江小桥。”小桥手忙脚乱地跟她面对面坐下，心里犯起了嘀咕，挺漂亮的女子，怎么取了个五大三粗的名字啊，林大徐？！

Linda摊开记录夹，取出一页纸，开始像拉家常似的询问起小桥的情况来，小桥估计是做上班前的情况登记，便爽快地回答了，几次想问赵叔叔的下落，又担心不礼貌，只能忍着。

Linda终于问完，把夹子一合：“谢谢你能抽时间来我们公司面试，我们会在一周内决定是否需要你来参加复试，到时会有人电话通知你。”

她站起身，要送小桥出门的架势。

小桥一边听一边点头，脑子里却有点晕乎乎的：“我、我能见见赵叔，哦

不，赵总吗？”

讶异的神色再次在对方脸上一晃而过。

“不好意思，赵总他很忙，在开会，再说，你申请的这个职位其实不需要总经理面试……我送你出去吧，顺便帮你叫辆出租车，这地方打车不方便……”

小桥那一脸迷茫无助的表情让Linda有点不忍：“江小姐，即使这次面试没过关，以后还有机会的……”

“可，我……”小桥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此刻心中的混乱，怎么什么都跟妈妈说的对不上号呢？

有人敲了两下门，随即推门进来：“Linda，这个房间你用完了吗？”

“马上就好，赵总。”

小桥闻言，目光立刻嗖地往“赵总”身上望过去，修长匀称的身材，穿一件米灰色鸡心领毛衣，肤色白净，五官周正，戴一副无框眼镜，笑容极具亲和力。

这人比她想象的要年轻得多，一点都不像四十出头的人，原来城里人保养得这么好。

“赵叔叔！”她像见了亲人似的脱口喊道。

赵奕南惊异地看了她一眼，白皙的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红色，他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大的女孩子叫“叔叔”，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你……你是江小桥？”

“是呀！”小桥几乎要喜极而泣了，总算有一项对上号了，“我妈说到了三江，找你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

赵奕南清了清嗓子，看一眼站在一旁面露怪异之色的Linda：“Linda，麻烦你跟Lisa说一声，会议延后十分钟。”

“好。”Linda恋恋不舍地走了。

赵奕南关上房间的门，这边小桥已经忙着在行李箱里掏土特产了。

“江，小桥。那个……你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

“妈妈说，她跟赵叔叔你都讲好了，你会帮我安排住的地方，还会在你的公司里给我找个事儿做。”

小桥叽里呱啦边说边麻利地抽出五六包家乡土特产，在会议桌上垒成一摞。随即如向日葵一般笑着望着赵奕南，“是这样吧，叔叔？”

赵奕南又清了清嗓子，不知道该怎么启齿：“那么你……是打算在三江长住？”

小桥使劲点头：“我好不容易说服妈妈让我出来的，她老当我还是三岁小孩，但我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叔叔，这些是我们镇上的小吃，味道很好的，我带了一些来给你尝尝！”小桥热情地把特产推向赵奕南。

赵奕南如鲠在喉：“小桥，其实是这样……这家公司呢，是美国人开的，不是我的，所以，你要在这里申请职位必须得走流程……”

小桥面露迷惑之色：“可你不是这里的总经理吗？”

“总经理也是给人打工的。还有，我叫赵奕南，我不是你妈妈的同学，你妈妈的同学叫赵利澜，是我二叔，两年前他移民去美国了。”

“啊！怎么会这样？”小桥呆若木鸡，敢情自己管人家叫了那么多声“叔叔”，居然还叫错了！

“我二叔，就是赵利澜确实跟我提过你，但他只是要我给你提供一次面试机会，并没涉及别的。”

“可妈妈明明说……”小桥脑子里又混乱了。

“我不知道你妈妈是怎么跟她同学沟通的，但看起来这里面有些误会，你不妨再和你妈妈确认一下。”赵奕南低头扫了眼桌上的土特产，“这些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心意我领了……真的很抱歉。”

“这个，我……”

小桥手足无措，心里陡然空落落的，眼眶里更是有不争气的泪水想往外涌。但她忍住了，提醒自己，成熟点儿，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她抽抽鼻子，把眼泪憋回去，又使劲挤了点笑容出来：“既然是这样，那我另外想办法好了。这没什么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不好，鼻子怎么又酸起来了，眼眶里湿漉漉的，眼泪马上就要流出来似的，小桥慌忙低头拉起自己的行李箱：“那什么，赵叔，哦，不，我，那我走啦。”

赵奕南提醒她：“还有你的这些东西。”

小桥扭头望望那一摞朴素的特产，感觉就像自己躺在桌上一样，又傻又蠢的样子。

“这是我妈让我带给叔叔——我是说那位赵叔叔的，你还是留着吧。”

“不不，你还是带回去吧，替我谢谢你妈。”

赵奕南见小桥不动，就主动把特产抱起来，蹲下身一包包塞回她的行李箱，心想我哪敢吃你的东西，回头你妈不定在家怎么骂我呢。

他瞧了眼小桥稚嫩的面容，心里微微漾起一丝愧疚：“那么，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是回家还是……”

小桥忙道：“你不用担心，我有办法的。先找个地方住，然后再慢慢找工作。既然决定独立生活了，这点困难难不倒我的。”

“你要给你妈妈打电话吗？可以用我的手机。”

“不用不用！”小桥慌忙摇头，“我有手机的！”

“不管怎么说，得跟你妈说明一下情况。”

“我会的，你放心。”小桥拉上箱子拉链，手里捧着包松糕起身，“这个松糕是妈妈特意为赵叔叔准备的，她说那位叔叔以前最爱吃这种松糕，你就留着吧，是她的一点心意。”

“……好，谢谢。”赵奕南接过松糕，像接过一枚烫手山芋似的，在心里狠狠咒骂他那个不靠谱的二叔。

出了公司的门，小桥回望门口那块银光闪闪的招牌，忍不住叹了口气，一个本以为唾手可得的落脚点就这么没了。

不过刚才还踊跃往上冒的委屈现在差不多都平复了，至少她已经走出小镇，真实地踏上了梦想中的旅程，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她才不会给妈妈打电话报告这一意外情况呢，用脚指头都能猜得出来妈妈的反应，肯定是大惊失色，然后心急火燎招她回去。

她离开家乡，不就是为了要离开妈妈的保护伞吗？

往后什么事都得靠自己想办法，这才是她独立的意义所在。想到这里，小桥忍不住把胸膛挺了挺。

赵奕南快步走进Linda的办公室：“江小桥面试下来感觉怎么样？”

Linda耸耸肩，又摇摇头，把记录在案的小桥的履历给他看，赵奕南低首扫视，眉头越皱越紧，Linda刚要张口问点什么，他已经掷下资料，一言不发出去了。

回到自己办公室，赵奕南第一时间拨通了二叔赵利澜远在加州的住宅号码。

赵奕南的奶奶四十多岁时才生下二子赵利澜，赵利澜和大哥相差十六岁，而与侄子的年纪反而相近，两人又从小在一块儿长大，再加上赵利澜生性活跃热情，而赵奕南个性沉稳，常被人误会是兄弟而非叔侄。

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赵利澜梦呓一般的嘟哝声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

“拜托，你看看现在才几点？”

赵奕南不理睬他的不满，劈头就问：“二叔，你跟你那位同学究竟是怎么说的？”

“什么同学？”他二叔还没完全清醒。

“江小桥的妈妈！”

“江……哦！你是说江秋梓啊！她怎么了？”

“她女儿刚来过我这儿。”

“So?”

“她说你许诺过会给她找个工作。”

赵利澜不以为然：“什么大事儿呀！你给她在公司里安排一个不就完了嘛！”

“但以她目前的资历，我们公司没有适合她的职位。”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你照章办事呗！”赵利澜口气轻飘飘的。

赵奕南深吸一口气：“你还允诺会给她安排住宿！”

“我不就随便那么一说嘛！”

“你随便一说，麻烦的是我！”赵奕南气不打一处来，“你知道刚才我跟她摊牌时有多尴尬吗？”

赵利澜居然还笑得出来：“好啦小南，我知道你脸皮薄，不过就算她妈要怪罪，也是怪我，不会怪到你头上去的！”

“承诺别人了又不兑现，你这不是胡闹嘛！”

“哈！谁规定承诺了就一定要兑现啊？你当年还承诺要跟尹莉结婚呢，最后不还是始乱终弃了！”

赵奕南气得要吐血：“这两件事能相提并论吗？！”

“什么？你的意思是结婚事小，帮陌生人事大？”

“你……”

赵利澜听出侄子声调都扭曲了，知道再胡搅下去他就要摔电话了，忙转个话题：“嗨！那个叫江什么桥的女孩子长得漂不漂亮？”

赵奕南完全没好气：“我没注意！”

“没注意？你一定很久没擦眼镜片了吧，哈哈！话说当年她妈妈可是我们学校公认的大美女！”

“你还有心思说这个！瞧你办的这事，人家小姑娘还是第一次出远门，万一出点什么事，你负得起责任吗？”

“你少操心这份闲心啦，如今的女孩子可跟咱们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个个都又鬼又精，没一个老实的。再说了，她妈妈江秋梓可是个厉害人物，常言怎么说来着，虎母无犬女嘛！”

赵奕南简直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才好：“拜托你将来再要胡乱答应别人什么条件，别把我扯进去行吗？”

赵利澜嘿嘿笑着，声音忽然低沉下来：“小南，不妨实话告诉你，这回不是我记性差，我是故意的。”

“你又搞什么？”

“你不知道二叔我当年有多惨，为了追到江秋梓，我差点就砸锅卖铁倾尽

所有了。”

“你追哪个女孩不是这副德行啊！”

“No! No! No! 我对江秋梓是真心的！”赵利澜把嗓音压得极低，赵奕南猜测他是怕弄醒在隔壁房间带孩子的二婶。

“我当时是铁了心要跟她结婚的，谁知她玩弄了我一年半后转身就扑进别人的怀抱！我连想死的心都有啊！”

赵奕南想起二叔大四那年寒假回来时，精神状态确实很差，跟霜打的茄子似的，隐约听爸爸妈妈提及二叔好像失恋了，那年他才15岁，上初三，对感情的事懵懵懂懂的。

虽然同情二叔，但赵奕南认为对事实还是要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

“如果我没记错，她从来就没答应过做你女朋友吧？”

尽管事情过去很久了，赵利澜听侄子这样帮着江秋梓还是老大不高兴。

“不管她答没答应，我对她付出了那么多，到头来却是一场空，难道她不该对我负点儿责任？！”

赵奕南本想说，感情的事本来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什么好计较的，但考虑到二叔当年受伤的情绪，还是决定不说了。

“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家庭和睦，儿女双全，犯得着再为这点陈年旧事去捉弄别人吗？江小桥毕竟只是个孩子。”

“母债女偿啊！”赵利澜口气又轻松起来，“比起我当年受的委屈，这点儿小玩笑实在算不了什么！而且，最让我气不过的是，江秋梓居然是为了个人渣放弃我，这下好吧，三年后人渣又闹幺蛾子两人给崩了，女人的智商呀，唉！梦醒方恨当年傻呀！可是已经——晚喽！”赵利澜越说越来劲，连京剧唱腔都出来了。

“依我看，”赵奕南慢悠悠地下结论，“你比那人渣也好不了多少。”

“嘿！你怎么说话呢，是我亲侄子吗？我跟你讲……”

没等他讲出什么来，赵奕南已经挂了电话，他实在受够了二叔那些厚颜无耻的废话。

他摘下眼镜，从镜盒里取出绒布，慢条斯理擦着镜片，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每次只要一心烦他就会反复擦眼镜，为此赵利澜没少笑话他。

目光扫过桌上那包松糕，小桥带笑的脸蛋再次在眼前浮现，不安的情绪逐步升级。

当他放下绒布，重新戴好眼镜时，心里已经拿定了一个主意。

门被人敲了两下，秘书Lisa的脑袋很快从门外探进来：“赵总，开会时间

到了。”

“你让James主持会议吧，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

Lisa愣了一愣，随即点头：“哦，好的。”脑瓜又迅速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

赵奕南抓起外套，取了车钥匙和手机，大踏步走出了办公室。

赵奕南把车速控制在四十码左右，目光不断投向车窗外，密切关注着人行道上的动静。

他们公司位于工业园区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白天很难打到出租，除非公司帮着叫车——他刚才出门时已经问过保安，江小桥并未向他们寻求此类帮助。

他想好了，如果小桥足够幸运，一出门就拦到一辆车扬长而去，那他也没什么可做的，尽快把二叔的这件麻烦抛诸脑后就成了。但如果他找到江小桥，出于道义考虑，他会帮她找个宾馆暂时安顿下来，然后和她妈妈取得联系，接下来要怎么做，就得看她妈妈的意思了。这样一来，自己也算仁至义尽，对得起良心了。

大白天，园区的路上空空荡荡，江小桥的身影很快出现在他视野中，他加快车速靠近她。

小桥左右手各拉一个行李箱的拉杆，脑袋歪得跟肩膀齐平，正用手机跟妈妈通电话。

“……赵叔叔人挺好的，已经帮我安排了一个职位了，好像是，是物料计划什么的，我这一转头就忘了……住宿？住宿也挺好，公司有统一安排的，反正一切都好，妈妈你就放心吧……知道，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的……好的，好的。拜拜！”

小桥摁断通话按钮，长舒了口气，得亏刚才出门前扫了眼他们公司的公告栏，里面有个招聘物料计划员的职位被她给记住了，不然还真没法应付妈妈连珠炮似的提问。

物料计划，唉，如果那个职位真属于自己就好了。小桥发现她在短短一天内就爱上了赵叔叔（不对，现在她明白该称呼对方“哥哥”了，如果还会见面的话）所在的那家公司，井然有序的工作氛围，礼貌专业的职员，一切都显得那么迷人，和她从前的生活截然不同。

她走得腿酸，正懊悔忘了让“林大徐”帮自己叫一辆出租车，耳畔忽然传来汽车鸣笛的声音，她吓了一跳，猝然扭头，看见赵奕南的脑袋从黑色轿车中探出来：“江小桥！”

小桥又惊又喜：“赵大哥，你怎么出来了！”

赵奕南听她切换称呼如此快捷自然，忍不住又是一阵脸红，不过“大哥”显然要比“叔叔”顺耳多了，他随即恢复自然，笑笑说：“先上车吧。”

赵奕南帮小桥把行李放进后备箱，斟酌着解释：“我刚给我二叔，就是你妈妈那位同学打了电话，他……”

小桥双眸闪亮地盯着他，眼神生动清澈，让人不忍破坏那里面的一腔期望，赵奕南不知怎么，瞬间就改变了主意。

“他的确有答应过你妈妈，让我，让我照顾你，是我太忙，忙得把这茬儿……给忘了。”

赵奕南一边说，一边在心里历数自己这是第几次替他二叔挡事儿了——没见过这么作践自己的，他真想啐自己一脸。

小桥喜笑颜开：“我就说嘛，妈妈那么谨慎的人，不可能托错人的。”

“但你工作的事，恐怕那个职位不适合你，还得再等等看……”

“没关系啦！刚才在路上我想过了，就算暂时进不了你们公司，我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找工作的，只要能有个住的地方就行。对了赵哥哥，我住哪儿呀？”

“就……先住我家吧，反正赵利澜，就是我二叔，他人不在，房间空着也是空着，不住白不住。”赵奕南这样一说，心里顿时解气了不少。

小桥笑得心无城府：“那就给赵哥哥添麻烦了！”

赵奕南加快车速，朝家的方向驶去，小桥坐在副驾上，眼睛一眨不眨望着车窗外，这里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新奇。

车子驶入市区，窗外的景致逐渐繁华起来，他们上了一条高架，车子沿着圆弧形顺滑地爬上去，小桥感觉像在游乐园里坐过山车，很刺激。

“小桥。”

“嗯？”

“你刚刚，为什么要和你妈妈撒谎？”

“呀，被你听见啦？我怕我实话实说了我妈晚上睡不好觉。”

“真的？”赵奕南勾起嘴角微笑，显然不信。

小桥咬唇憨笑了会儿，决定坦白：“假的。如果我妈知道我没着落，她会第一时间杀过来，那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自由就没了。”

“你就这么想一个人生活？”

“那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

赵奕南笑着摇了摇头。

小桥没想到赵家住的居然是三层的独栋别墅，位于两条老巷的交界处，临

街的那面墙上爬满藤状植物，阳台在两株高大的香樟掩映下，露出雕花铁栏的一角。整栋房子均由青砖黛瓦铸就，显然不是新近几年的产物。

赵奕南用遥控器打开车库的卷帘门，车子缓缓驶入，小桥感觉自己像钻进了某条时空隧道。

“你们家一定很有钱吧？”小桥在车里转动头颅四下打量。

“不算是。”

即使小桥对财产没什么概念，也明白在这样一个环境优雅的街区拥有一栋别墅绝非平常人家能够做到。

“可这是别墅，你能买得起这样的别墅，还不算有钱啊？”

“只是栋老房子而已，还是我太爷爷留下来的，里面的故事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后有时间跟你讲。”

走出车库就是个袖珍小院，院子周围种满诸如竹子、南天竹之类的植物，把房子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

“我就喜欢老房子，有味道。”小桥边看边赞叹，“我们镇上也有一栋这样的老房子，还是民国时期造的，现在成一个小景点了，我特别喜欢去那儿玩。”

赵奕南引小桥进门，带她在家里大略参观了一下。

一楼是待客厅、厨房和储藏室，二楼有三个房间和一个由阳台改装的餐厅，餐厅三面全是玻璃，透光性极好，小桥想，冬天有阳光的日子坐在里面一定很享受。三楼又是几个房间，边上的两个房间各对着一个小晒台。

“以后你就住这间房。”赵奕南指着最尽头的那扇门告诉小桥。

小桥兴高采烈地跑进门对面的晒台，俯视外面的街道和稀疏的车流：“赵哥哥，你们家真漂亮！”

赵奕南这才想起来问：“对了，你吃过饭没有？”

“我在火车上吃了半盒桃酥，现在一点都不饿。”

赵奕南忍不住笑：“桃酥是零食，怎么能当饭吃呢，走吧，我带你去吃饭。”

他带小桥去了离家不远的一家茶餐厅。

小桥嘴上说不饿，但赵奕南给她点的一个铁板牛排套餐被她消灭得干干净净。

赵奕南见她胃口这么好，就问：“还要不要再来点儿什么？对了，这里的提拉米苏做得不错。”

小桥拿纸巾擦擦油汪汪的嘴巴：“我已经饱了，不过提拉米苏是什么呀？”

“一种意大利甜点，女孩子大多喜欢。”

小桥舔舔嘴唇。

赵奕南注意到她这个动作：“那就来一份？”

“……也行。”

提拉米苏果然好吃，小桥一口接一口地往嘴里塞，简直停不下来。

赵奕南坐在她对面，边喝咖啡边等她，午后的阳光从玻璃窗外透射进来，打在小桥年轻娇嫩的脸上，二叔的玩笑冷不丁涌入脑海，赵奕南不觉细细打量起面前的女孩来。

小桥的脸蛋像是面人高手用白面精心捏造出来的，脂粉不施却依然看不出一点瑕疵，五官更是精致细巧，鼻梁秀挺，双唇红润，眼睛虽不大，却极有神，尤其是眼神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好奇劲儿，给她整个人都笼上了一层熠熠的神采。

赵奕南没见过江秋梓，无从知道小桥的相貌是否可以代表她母亲，但他疑心小桥和江秋梓长得不会太像，因她的美有点过于含蓄古典，毫无张扬的气息，而赵利澜一向偏于浓墨重彩的口味。

直到此时，他依然无法断定将小桥带入自己的生活是否妥当，这么个半大不大的孩子，还是个姑娘，不知将来会不会让自己陷入什么麻烦。

然而，当他注视着小桥，她脸上那种单纯且专注的神情又让他觉得，收留她似乎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小桥干掉最后一口蛋糕，又喝了口快要冷掉的红茶，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这回是真饱了。”

赵奕南很自然地从纸巾盒里抽出一张纸巾递给她，手机这时候响起来，他接听后告诉小桥：“我得回公司去了，刚才是偷偷溜出来的。一会儿你自己回家可以吗？”

“我认得路的。”

赵奕南掏出一串钥匙，解下其中两个，递给小桥：“这是大门钥匙，这个是你房间的，你回去先休息一下，要是闷了想出门，记得带好钥匙，这一带靠近大学城，有两个博物馆和一个湿地公园，你喜欢的话，可以去转转。”

“那人才市场在哪儿呀？”

“工作的问题，你先别急，让我考虑一下，过两天我们再商量，好吗？”

小桥点点头：“那又得麻烦你啦！妈妈本来死活不许我出来的，不过她去庙里帮我求了一卦后就答应了，老和尚说我这趟出门必遇贵人。”

赵奕南笑笑：“你妈妈还信这个？”

“她本来也不迷信的，不过她结婚前外婆去帮她问过一卦，是下下签，解签的人说她的婚姻长不了，后来果真如此，妈妈这才信了。这些都是外婆告诉我的。”

小桥望着他的眼睛里充满感激：“赵哥哥，我和妈妈都得谢谢你，哦，还有那位赵叔叔，你们都是很好的人。”

赵奕南真想告诉她，谢我一个人就行了，你那位赵叔叔差点就把你给卖了。不过对着小桥无邪的双眸，他只能干笑着点点头，说一声：“不客气。”

小桥的房间是位于三楼的一个客卧，赵奕南并未将二叔的房间指派给她，那只是他一时气话，毕竟逢年过节二叔一家可能还得回来住一住，而他目前还不知道小桥会在家里待多久。

房间很小，且因为在顶楼，带一个倾斜的天花板，看上去很温馨，小桥对此很满意，她花了近一个小时把自己的东西打点好，感觉有点累，但神经处于兴奋状态，毫无睡意，她在过道里拣了张塑料小凳，在晒台上坐了会儿，望望楼下的街道和葱郁的常青树，开心得不得了，以后自己将是这里的常客啦！

想想昨天这个时候她还在小镇的石子路上乱逛呢，一转眼就来到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真神奇。

深秋日头短，三点一过，阳光的力道明显不足。

小桥想起妈妈的嘱咐：“到了外面可不能像在家里似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要有点眼色，自己干得了的活儿就主动多干点儿。”

妈妈说得一点不错，而且帮赵家干活对小桥来说一百个愿意，她决定就从今天的晚饭做起。

下楼时，楼梯间里忽然滚出一只篮球，小桥轻轻一脚又将它踹回去，低头看，发现里面还存了不少用得很久了体育用品，还有一些花里胡哨的玩具。

小桥抿嘴笑，想不到赵奕南这么有童趣。

通过问路，她找到了附近一家超市，挑挑拣拣买了两袋子蔬菜和肉类回来，对于今晚的菜谱已胸有成竹——小桥的外婆做得一手好菜，她闲时没少跟在外婆屁股后面转悠，对自己的手艺充满信心。

正在厨房忙得不亦乐乎，大门口传来动静，有人用钥匙开了门进来。

小桥以为是赵奕南回来了，从厨房探出脑袋去张望，谁知门口站着个背书包的男孩，年纪十岁左右，长得胖乎乎的，两人一打照面，同时吓了一跳。

“你是新来的保姆？”男孩说话时声音沙沙的，有种和年龄不相称的老练。

小桥忙解释：“不是，我住在这儿的。”

男孩微微皱眉：“那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因为我今天刚来——你是赵哥哥什么人？”

“赵哥哥？你指赵奕南？”